

圍則海運絕而糧食竭何以能守於是隆景力執決戰之議遂有碧蹄之捷當是之時諸軍縮退士氣沮衄蓋亦危矣隆景一奮而挫如松之銳鋒如松之鋒挫而明人之氣沮隆景之功可謂大矣雖然開城則竟不可得而復非惟開城不可復又從而棄漢城漢城亦竟不可復然後知隆景之不欲棄開城者天下之深謀也其後諸將欲棄順天加藤嘉明獨執死守之議而順天得全泗川之戰島津忠長勵衆曰後有大海前有大敵退而溺死不如進而戰死我兵竟克此亦隆景之意也

當時英豪中余最推隆景與竹中重治無論其有勇有才能幹大事其人品之高與其深計遠識洞見事後成敗者皆非一時諸將梟猛自喜以斬馘為功者所能企及也

加藤清正

豐太閤征韓之役以清正行長為先鋒而行長拔漢城直至平壤將長驅入明清正則逐其王子深入北境自當時而言之長驅入明是太閤本謀行長真不負其任而清正費力於無用之地可謂拙矣然而明人來援行長一敗棄平壤諸將皆退入漢城雖有碧

蹄一捷而吾軍之氣亦已衰矣唯清正新擒王子擁兵北境蓄威養銳如猛獸在山雖後軍不繼孤立無援而其聲威固足以奪明人之氣矣明人非不欲力攻漢城顧清正在北境安知其不鼓行而西斷明歸道哉故明人最畏清正而宋應昌一時謀將以為清正孤立是可以虛喝取也乃遣辯士馮仲纓說之給以漢城既拔全軍覆沒夫孤軍易疑大國難測應昌之計不可謂非奇策也而清正則忠義奮發意氣激烈唯知國威決不可墮國恩決不可負耳至於成敗固非所問而雄猛自負初非仰他人之繼援者故奮

正大之辯以折仲纓仲纓逃還而明人益畏清正即其所以不力攻漢城者雖由隆景一捷之力而清正一言之威尤為有助焉李如松之在開城軍中傳言清正將自咸興罷平壤如松懼還平壤此廼清正以虛聲懼之耳夫虛聲一也在明人則不能以此動清正清正則能以此懼明人此由其一言之威先奪其氣也然則嚮之費力於無用之地者於是乎一變而為奇功矣假令清正與行長齊進吾恐其中道而有變安能有此奇功雖然此出於偶然而非其所逆料也則其功果不足尚乎曰否古人有言巧詐不如拙

誠、清正以誠、行長以詐、唯詐、故其術雖巧、沈惟敬得而欺之、唯誠、故其所為似拙、而仲纓不能欺、蓋誠則能自信、自信則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詐則不能自信、不能自信則狐疑猶豫、墜敵術中、所以敗也、故征韓之功、余以隆景清正為第一、而當時徒稱其鷙猛、何哉、蔚山之捷、明人嘆曰、清正才能勝、行長數陪、乃不審、堅瑕先攻、清正安得不敗、是明人深知清正、而公論廼在敵國、嗚呼、此其所以為鬼將軍歟、

鬼將軍真箇大丈夫、論文亦極明快可喜、

加藤嘉明

引兩朝平攘錄抄

嘉明銳敏勇壯則過
他人萬、然其終身
行事、大有不憚人意
者

勇固有大小、衝鋒冒刃、破堅陷陣、非勇之大者也、天下有大勇者、大敵有所不畏、小敵有所不侮、克而不驕、敗而不懼、斯之謂將帥之勇、而將帥之最勇者、如源廷尉、新田左中將、蓋未嘗不身先士卒、奮戰衝突、以二將之才、拍麾天下之精銳、天下固不能當其鋒、又何至以匹夫之勇自奮、然徐而察之、則妙用存焉、未可謂之勇之小者、何則、小敵之不足、敗者固不足道、天下苟有大敵、屹然如山嶽之不可撼、沛然如江河之不可禦、氣勢足以壓我、謀略足以乘我、當是之時、不有先倡者、孰能馳驟於萬死之地而不懼、是故

抗百萬者氣必先吞百萬，捍天下者氣必先吞天下。然後勝敗不足以動其心，死生不足以奪其氣。此其所以能奮一身而倡三軍，自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哉？而其能奮而不懼，亦有術焉。彼必有爪牙之士，莫非天下之驍雄，其相得如膠漆，相從如影響。故身先士卒，而左右從衛，莫非天下之驍雄。是以所向摧破，天下莫不震懼。斯之謂妙用。朝鮮唐島之戰，嘉明身先士卒，奪敵艦數艘。當時將士或曰：何必自獲船而後為功？此說也。余尤不服。夫水戰，中國之所希有也。外征之師，自神后以降，蓋未嘗絕。其最著

者如狹手彥之征高麗，比羅夫之伐肅慎，其功偉矣。然未聞水戰，而瀕海之役，僅有女真之賊，元寇之變耳。水戰之寥寥，無聞亦宜矣。况乎海內群雄之龍戰虎爭，皆在陸而不在水。當時諸將之所講究，亦在陸而不在水。故明人論我兵曰：巧於陸戰，拙於水戰。是外國之畏我，亦在陸而不在水。故李舜臣之禦我，常於水而不於陸。以我諸將之才，何所不能？諸軍之銳，何所不破？然中國之不習於水戰如此，而彼方出於我所短，其氣盛矣。其鋒銳矣。則嘉明之所以身先士卒者，蓋所以奪敵氣而折其鋒。庸詎知當日之捷

不由嘉明之首倡我而其能為此者得非有爪牙之士以相捍衛耶兵家妙用嘉明蓋得之當時所謂觀芳野之花不若觀嘉明之戰者亦可以想見其雄壯矣如曰嘉明血氣之勇故能為此則大不然諸將之議棄順天也嘉明奮然不從欲以孤壘捍大敵其言凜々可以立懦不得不謂之大勇則水戰之功亦安得謂之小勇哉

燦爛英發筆華四散真可謂觀芳野之花不若觀伯卿之文矣

黑田如水

英雄相遭果能瞭然相信坦然相待豈非天下之樂事耶但其略甚偉則猜釁生焉其功甚高則讒間入焉於是嚮之相待而為功者今乃變而為仇嚮之相得而為驩者今乃變而為怒此古今英雄之所悲也吾觀源右將之於廷尉方其始相見之日則喜曰吾之見卿猶見故將軍也是其親愛之情乃比之父而佗日驅滅平氏令右將濟大業者廷尉也即其親愛之情宜陪蓀於佗日而一梶原讒之則忿然見於聲色嚮之比之父者不啻寇讐繇此觀之功名之際雖兄弟猶且不能相保况其佗乎豐太閤之用人固已

卓越古今，然至於猜忌，猶所不免。故竹中欲逃於浮屠，如水則傳國於子，一時英豪固有窺其肺肝者矣。若夫推赤心於人腹中，而無一毫猜忌者，此東照公之所以邁越萬古，而群雄之所以懷服不忍離也。則天下之歸公，猶百川之歸海，豈人力哉？而世或謂如水有爭天下之意，而不屑為是無足辯者，然而世所傳如水之言，則未必妄，而如水之意，吾推其跡而知之。夫如水以絕異之姿，為太閤所忌，去危疑之地，避毋望之禍，豈其本志哉？吾觀其所以自命，蓋寓意於水焉。夫狂濤駕空，怒聲撼地，蛟蜃隱顯，船舶糜

織豐二氏之不能及我東照宮者固不可一二彈陳而推誠待物與不忍殺人是其最大者人心所歸天命從焉二氏之所經營拮据之天下竟不能不服至仁所謂太陽一出而萬物皆覩者矣

碎，此水之可畏者，而如水之以智略見忌，蓋有似於此。風濤斂威，輕塵不飛，演迤汪洋，萬里一碧，此水之可愛者，而如水蓋以此自處焉。然其深而不測者，固自若也。如水乃輕世肆志，放言不顧，而太閤知其無意於世，此亦有取於水之隨物賦形，與山石曲折者也。吾聞東照公之黜石田，如水預其議焉，則公之於如水，諮以機謀密畫而不疑，夫以如水之智，遇公之明，其必皦然相信，而如水平生之志意，吾知其必為公輸寫矣。即其所以蕩平西海者，無非所以竭忠於公，而庸人猶過揣謬度如水之心，夫庸人

之疑不破則讒間或得乘之如水固不得不大聲疾呼以辨之故其言奔放雄肆翁張裨闔孩視群雄塊視宇內而無所顧使如水果有意於爭天下耶何以發此言唯其放言不顧乃所以破庸人之疑而杜讒間之口嗚呼如水可謂知所畏矣

博奕之說想非謬傳是猶辛稼軒與陳同甫醉後論南北形勢者余固不能斷其心術如何也然觀其踐歷大難堅忍不拔遭遇時主智略橫生真可謂英傑之士矣此文以如水二字立論風神面目酷似東萊自是伯卿佳處唯惜未十分盡技也

前田利家

大哉豐太閤之用人也天下之才莫不搜羅尺寸之功莫不甄錄瑣屑之技莫不獎擢微賤之勇莫不激賞以此誅賊以此汛掃海內以此鞭撻朝鮮明國所向莫不如意可謂偉矣然而至於託孤一事則太閤蓋不能無憂託孤天下之大任也君能知其人而託之臣能當其任而不愧者近古僅推足利義詮細川賴之耳太閤之時非無人也但天命人心已有所歸太閤無奈之何耳雖然在太閤之宿將則不得不任其責而當時宿將莫如利家太閤必有望於利家矣

義詮昏主賴之庸臣其行事不足觀但時無英材使賢子成名耳然是係陪說則其失得不必云也論太閤托孤一篇主意亦頗模糊其立論行文皆似不免隔皮膜一層者請思之

吾觀利家臨死之言，蓋慨然當天下之大任而不撓，其意不為不壯，然徒為此言，於事無益，將何以報太閤乎？吾聞利家嘗招加藤清正、淺野幸長，語以論語，託孤寄命之章，此必有以也。夫大廈之傾，非一木之所能支，然在臣子則必竭力，然後已，何暇顧其力之不足耶？彼利家者，非不知豐臣氏之必衰而至於不可救也，又非不知天命人心之所歸，決非他人之所能抗衡也，然欲為太閤竭力而不負其意，則不得不擇託孤之人，夫輝元之庸才，不足以託孤，景勝之驍猾權詐，不可以託孤，三成等之詭譎傾險，尤不可以

是條事後成敗之論，當時利家心事則恐不如此。

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以忠貞，其二子之謂歟，是以君子推其用心而哀其志焉。

託孤求其人而不得，誠慙有餘而權數不足者，亦可以報太閤矣。此其所以示微意於清正、幸長歟。嗚呼！自利家之死，而天下之權日益去，將士之心日益離，大坂之勢日益孤，彼二人者何能為？況二人亦皆勇將，未嘗知託孤之義，將何以當天下之大任？然清正晚年慨然誦利家之言，以陷不義為戒，則利家之所以諭二人者，蓋出於至誠，而二人亦感奮不能忘，可以見矣。二人奮區々之力，擁護秀賴，天下固知其為末，而秀賴不為無所倚賴，則未可謂大坂無人，而利家付託之意，亦為不虛。然則太閤用人之美，於是

可見而東照公亦稱清正等之忠於所事以美太閤之知人豈虛也哉

伊達政宗

堅忍而不拔百折而不撓者惟英雄之志為然方其志之未得也至苦有所不辭至難有所不避人見其不辭至苦則謂之粗見其不避至難則謂之安若不_中幸而不得志則終於粗與安耳此英雄之所以不可以成敗論也太閤之伐小田原政宗從陸奧來謁太閤召見遣之人以為放虎於野太閤獨謂在野之虎吾能縛之其御政宗已有成算而陸奧平矣然慮政

此段極佳

宗之有時而咆哮四出故封氏鄉於會津以備之而政宗之志未嘗折也及太閤凱旋乃誘葛西大崎之民舉兵欲夾擊氏鄉此殆似不能忍者何者氏鄉海內英將太閤所憚豈烏合之所能抗而太閤之明亦豈區々智術之所能蔽欺哉然則氏鄉固未易克繼能克之太閤決無可欺之理則當時勇將猛士攢聚如林豈政宗之所能當而海內之兵亦豈一國之所能禦哉然則政宗果似不能忍者雖然政宗而非英雄則可若英雄也則安有不能忍而妄舉事者夫伊達氏之於陸奧盤據累世及至政宗并吞鄰境非盡

吞東陞諸國則其志未已也而太閤奪之會津仙道
政宗固不能無怨且夫以氏鄉之才假以數年撫輯
人民鎮服境內則政宗之地將何時而復此其所以
急於舉事而其所以禦太閤者亦有術焉彼果克氏
鄉乘勢復會津然後宣言曰嚮吾若抗太閤則曲在
我々不敢抗而彼奪我地曲在彼我寧捍天下而死
此所謂不避至難者而其勝敗則委之於天英雄果
決固如此而後世或咎其妄非知英雄者也雖然氏
鄉終不可得而克則不得不屈意辱身以解太閤之
怒故太閤召之則速往而不懼命之討賊則奮戰而

不辭徙之醜地則屈首而不怒征韓之役則濟海而
不顧英雄之能忍如此而其志亦未嘗折也故庖子
之亂則謀復會津東照公戒之而不顧其兵摧劔
而不畏及亂平賞不及而不怒後世或笑其粗非知
英雄者也吾聞政宗晚年設伎樂於國公聞而大
喜豈政宗之志至是而折公亦以是而喜之歟英
雄之志惟英雄知之當時加藤清正聞而歎美之吾
於清正之言知政宗之意矣蓋政宗深服公之偉
略所以留意伎樂以先天下天下定而民未安英雄
樂而天下安政宗之用心於天下如此而公知之